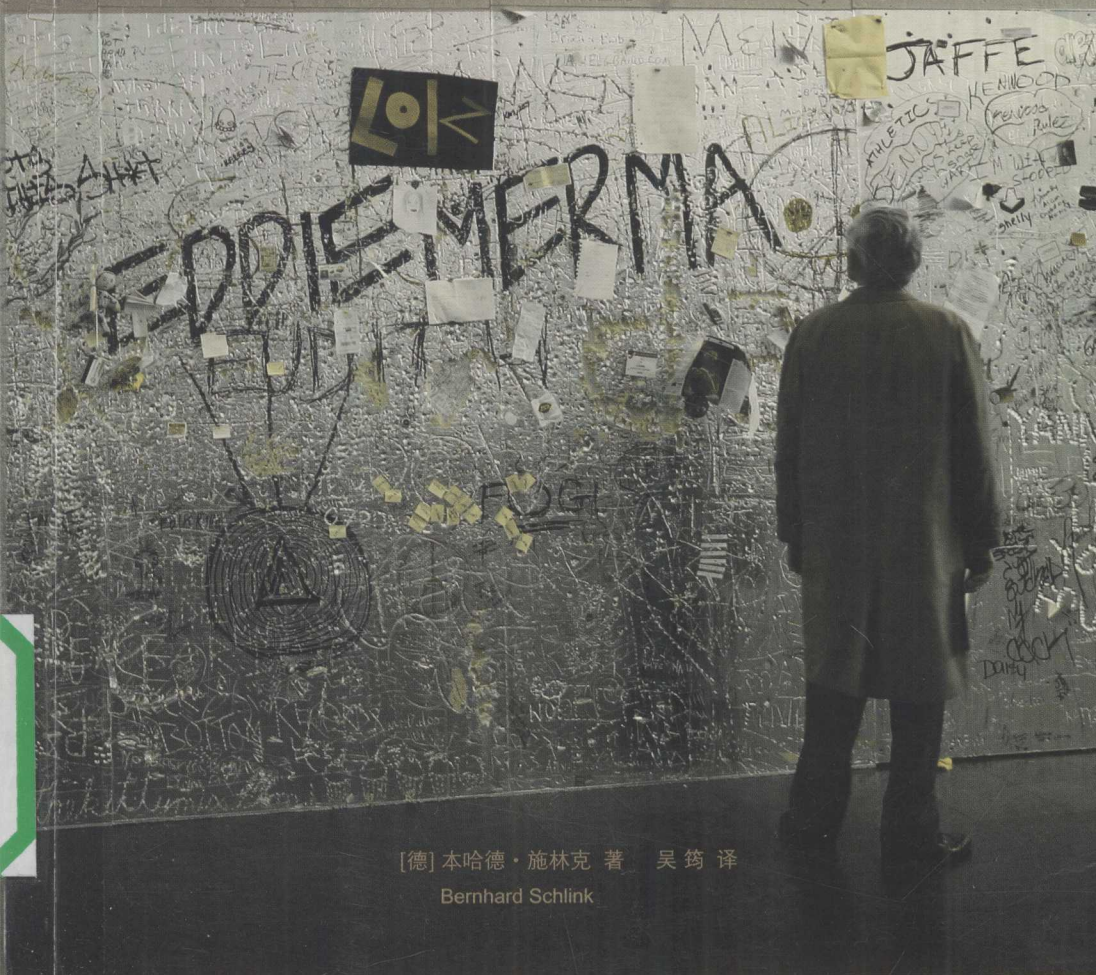


回归

DIE HEIMKEHR



[德] 本哈德·施林克 著 吴筠 译
Bernhard Schlink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回 归

DIE HEIMKEHR

[德] 本哈德·施林克 著 吴 筠 译

Bernhard Schlink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8-4668

BERNHARD SCHLINK

DIE HEIMKEHR

Copyright: © 2006 by Diogenes Verlag AG Züric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iogenes Verlag AG Zürich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据 Zürich: Diogenes 2006 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归/(德)施林克著;吴筠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ISBN 978-7-02-006836-4

I. 回… II. ①施…②吴…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2899 号

责任编辑:欧阳韬

特约策划:彭 伦

装帧设计:颜 禾

回归

[德]本哈德·施林克 著 吴 筠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20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9.75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6836-4

定价 26.00 元

目 录

第一部	I
第二部	41
第三部	105
第四部	161
第五部	227
译后记	303

第一部

1 个半星与自说虽不致致不，素林公服身露人内里张，翻前公服身

。加能既然而人士

路便只此，故点发个量致致，故卒前也露个服身露，点致前到道

陆白陆露露，翻露陆露露，此露大高，父用典既露会宝一露，去台日辛火露

何公服来露露露。对于露并，露露露露，露露露露露露露露，可露，干

露露露，露支并丰露露露露露露，高更干个露出露露露露露露，露

露露，主半大下露露露露露露露。露代露公服，大高公服露露露露露露

我的童年假期，都是在瑞士的祖父母那里度过的。

如果我的母亲会把我带到火车站，送我上车，如果我运气还不错的话，就能安安稳稳地坐上六小时到达目的地，祖父会在那儿接我。当然也有不走运的时候，那我就必须在德国瑞士边境换车。

有一次，我在上错了火车之后一个人痛哭流涕，幸好有位好心的列车员帮我擦干了眼泪，并在几站之后带我上了另一列火车，还把我托付给另一个列车员。后者又用同样的方式把我转托给了第三名列车员。就这样，经过一站又一站的接力，我最终在这群列车员的陪伴下到达了目的地。

我喜欢乘火车旅行：满眼尽是经过的乡间和城镇风景，车厢温暖舒适，人也自由自在。怀揣着车票和护照，还有干粮和小说，我不需要别人的陪伴，也不用跟其他人说些什么。

真是想念瑞士火车的车厢——座位不是靠窗就是靠走廊，不用担心会被挤在中间。此外，瑞士火车浅色的木质座位看起来也比德国的红棕色塑料材质要高级一些，灰色的车体，用三种语言写成“瑞士铁路”字样^①，以及红底白字的瑞士徽章都比脏兮兮的绿色“德国铁路”标志要高贵。德国火车的简陋让我感觉挺亲切，因为我和母亲居住的城市就

^① 因瑞士的官方语言共有四种，分别是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列托-罗马语，因此大部分情况下，瑞士的各类标示均用德法意三种语言标注。

是那么简陋,那里的人们就是那么朴素,不过我还是为自己是半个瑞士人而感到骄傲。

旅程的终点,就是那个在湖边的车站。这还是个终点站。我只要沿着火车月台走,就一定会见到我祖父:高大强壮,深色的眼睛,浓密的白胡子,谢顶,穿着亚麻色的夹克,戴着草帽,拄着手杖。他看起来那么可靠,尽管我已经长得比他个子更高,尽管他走路得靠手杖支撑,但是他在 my 眼里始终那么高大,那么有力量。等到我都已经成了大学生,他有时还会搀着我的手,这让我有点不知如何是好,好在也并不尴尬。

从车站到祖父母的住处其实还要经过湖边的几个小村庄,如果天气好的话,祖父和我就会坐船而不是火车。我最喜欢巨大的老式蒸汽明轮,在船身中部可以看见,蒸汽机上泛着机油光泽的铜制、铁制的摇杆、连杆和活塞卖力地工作着。船上有好几层甲板,有开放式的,也有封闭的。我们一般就站在前部的开放甲板上,呼吸着迎面而来的微风,望着岸边时隐时现的小城镇,海鸥绕着轮船自由滑翔,湖上帆船张满了帆,滑水爱好者也尽情展示着他们的美妙身手。偶尔我们还能在小山丘背后瞥见阿尔卑斯山,祖父会如数家珍般地一一叫出那些山峰的名字。

阳光照在水面上泛起的那道光芒,悠悠地滑向船身中部,在舞动的水轮机叶片中被撕得粉碎。就在这道光的照耀下,轮船恬然地在湖上前行,每次看到这一景象,我都觉得是个奇迹。我现在敢肯定,祖父当时就跟我解释了,这一光学现象自有它的道理。然而时至今日,每次我看到这一景象总还觉得是个奇迹。那道光芒就始于我所在的地方。

我八岁那年的夏天，母亲没钱给我买去瑞士的火车票。于是她就找了一个开长途的司机，把我带到边境，然后交给另一个长途司机，后者负责把我带到我祖父母那儿。我都不知道她是怎么找到这些人的。

和司机约的见面地点在火车货运站，母亲还要去上班，不能留下来陪我，她把我和行李留在车站入口处，再三叮嘱我不要随便走开。我就站在那儿，紧张地盯着每一辆驶过车站口的货车，发现它们没有停下来就松了一口气，还伴随着失望。这些货车比我之前看到的都堆货更高，噪音更大，气味更令人恶心。简直就是群怪物。

我不知道我究竟等了多久，当时我也没有手表。过了一会儿，我坐在行李箱上，每当有辆货车缓慢驶近，看起来像是要停车，我就重新站起来。

总算有辆车停了，司机把我和行李拉进了驾驶室，同车的人接手把我放在驾驶座后面的床上。我就应该闭上嘴，别把头伸过挡板，乖乖睡觉。天还挺亮，但是就算暗了我也睡不着。一开始的时候，每当我把头伸过挡板，司机和同车的人还会转过身来咒骂几句，然后他们就忘记了我的存在，我就这么望着车窗外。

我能看到的其实很有限,不过我还是透过副驾驶旁的车窗瞥了一眼日落。司机和副驾驶之间的对话我只懂得只言片语;他们说

着什么美国人,法国人,货物配送和付款等等。货车从建设中的高速公路驶过时,那规律均匀的噪音和震动差点把我摇入梦乡。不过很快高速公路就到头了,我们驶上了路况糟糕的山间国道,司机根本无法避开路上的大坑小坑,不得不经常加减速来控制速度。整晚的行车都是如此颠簸。

货车还经常停下,从侧面车窗冒出一些面孔,司机和副驾驶跳上跳下,打开货舱的门,把货物推下车并堆到卸货场。其中的一些停靠站是照明如白昼喧闹异常的工厂和仓库,另一些则是黑暗的加油站、停车场和乡间小路。大概司机和副驾驶除了完成他们规定的运输任务之外,还拉了些私活儿,甚至走私或者销赃,这样我们就比预计的要多花些时间。

无论如何,我们到达边境的时候都已经太晚了,原本应在此地接我的另一辆货车早已开走,我不得不在晨曦中一个人坐在小城的一个广场上,那个地方的名字我都已经想不起来了。广场上有一座教堂,还有些新建住房,当然更多的是连屋顶都没有的老房子,窗户都已经不见了。

等到第一缕阳光照下来的时候,就有人来广场上搭起一个市场,他们推着平板二轮车,用根绳索系住车轴,搭在肩膀上,车上堆着麻袋、箱子和篮子。

我整晚都提心吊胆,害怕警察和货车的司机,怕遇到强盗打劫,怕出车祸,害怕我不得不上厕所。现在我又开始害怕有人喜欢上我,想要收养我。正如我怕没人注意到我,也没人关心我。

早晨的阳光如此温暖,直射在我坐的长凳上,照得我很不舒服,我很不愿意离开长凳。这时在路边停下了一辆顶篷敞开的汽车。司机坐在那里没有动,随车的女士下来把我的行李放进行李箱,让我坐在车的后排位子上。

3 香煎，恣意地意翻味自白，甜，菜蔬的日出人臣，辛香的甜蜜
接——指斯水个一茶中主人丁爱舞徐，和士族人我聚也鼓浪
秋韵脉式非，甜甜甜甜甜，甜中站的人舞育关育暖甜香甜甜甜
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
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
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甜

祖父母的房子是由一位足迹遍布世界的建筑师设计建造的。房顶向外伸展，由木质斜梁完美地支撑着，二层转角上有个凸出的挑楼，三楼的阳台则装饰有滴水嘴，窗户上还有石头接合而成的半圆拱。这房子曾是殖民时期的庄园，西班牙式的城堡和罗马式的修道院。不过一切配合在一起却很完美。

花园的风格也完美地和谐统一：左边是两棵冷杉，右边一棵巨大的苹果树，屋前一排茂密的老黄杨树篱，房子右边还长着一片野葡萄。花园挺大，门前的路和房子之间有一片草地，旁边是一片蔬菜田，番茄、莴苣、覆盆子和红醋栗、黑莓、肥料堆，房子左边是一条砾石铺成的小路，通往房子的后面，也就是那道装饰有两朵绣球花的大门。小石子踩在脚底下嚓嚓作响，每当我和祖父来到大门口的时候，祖母就已经听见了我们的声音，替我们把屋门打开。

石子的嚓嚓声，汇集而来的蜜蜂、砧板或者是整草的耙子发出的动静——在祖父母这里的夏天，这些对于我来说就都是夏天的声音。还有在温暖的日光照耀下的黄杨树散发出的苦味，当然还有肥堆那难闻的味道，还有下午的宁静——孩子不闹，狗也不叫，连风都不吹，这才是夏日的静谧。

在我和母亲住的那条街上，来来往往的都是车辆，如果有辆有轨电车或者货车驶过，玻璃窗都在颤抖；附近那些挨过炸弹的房子要拆

除重建时,建筑机械隆隆作响,我家的地板也会跟着颤动。

在祖父母这里,路上没有什么来往交通,屋前没有,镇上也没有。如果有辆马车驶过的话,祖父会叫我拿上桶和铲子,我们两人悄悄地跟着马车,捡掉下来的马粪蛋子,好留做自家的肥料。镇上有火车站、供小船停靠的船坞,几家商店和两三家旅店,其中一家还是禁止饮酒的,个别星期天,祖父会带我去那儿吃午餐。祖父每两天出去采购一次,周游一遍奶制品和奶酪店、面包店和邻居的食品店,有时候也去药房或者鞋匠铺。他总是穿着他的浅色亚麻夹克,戴着一顶亚麻色的帽子,在上衣口袋里放着一本小簿子,这是祖母用各处掉下来的空白纸张凑起来的,在上面写着每次要买的东西。祖父就这么一手拄着他的拐杖,一手搀着我。我背着那个旧皮革的购物袋,既然我们每两天就出门采购一次,袋子自然也就不沉到我背不动。

我有时候在想,祖父隔天就和我一起出去买东西,是不是只是为了让我高兴?我实在喜欢购物这一路上:从奶制品店里飘出的阿本赛尔奶酪^①和格瑞尔策奶酪^②的香味,从面包房里飘出的新鲜面包的香味,还有食品店里满满的货架。这比母亲经常让我去的那家小店要大得多,也好得多,母亲之所以让我去购物是因为在那家店购物可以记账。

和祖父买完东西,我们步行来到河边,用我们剩下的干面包给天鹅和野鸭喂食。我们看着船来来往往,在这里靠岸又起航。这儿也很静,水波轻柔地冲刷着堤坝,这声响对我来说也是夏天的声音。

傍晚和深夜的声音是不同的。我可以一直等到乌鸦开始它夜晚

① 阿本赛尔是瑞士东北部的州名,该州盛产奶酪,其产品在瑞士和邻近国家广受欢迎。

② 格瑞尔策奶酪产自瑞士格鲁耶尔州,很受消费者欢迎,根据2006年瑞士奶酪组织的统计,瑞士每年人均消费格瑞尔策奶酪达1.7公斤,它是瑞士人最喜爱的奶酪之一。

的歌唱才上床睡觉。躺在床上,我听见汽车和人的声音,我能听见的只有教堂的钟声,以及每半小时从屋子到湖边驶过的火车的声音。开始总是火车站先向湖的方向发出一记钟声,提示火车已经驶离车站,用不着几分钟,火车就会从我们这儿驶过,再过几分钟,在湖那头的火车站也会响钟,提示火车又从他们那儿驶离了。那个车站比前面那个更远,我只能隐约听见敲钟的声音。大约半小时后,从湖的方向会驶来一趟车,然后在相反的方向再重复一次类似的声响。然后风声在树丛间穿行,或者雨声落在石子路上。不然的话就会完全安静下来。

4 的暴乱已镇压，祖父母到那里，并帮助堂嫂大嫂将下装搬进新家。回
家早是入睡前中其，舅舅的回来已因美空及以到同的解特文由自，朝
西的父卧。因祖离其些许丑，而黎因回来致最些官，而国美来另替
胜有众不熟得知幸的倾心已对个一，世去我苦而益又直单只那同个
恒祖父母替了干农活——季不农收量有能只，跟基的案前由襄前册
书知因当替料黄而致美已替由个一替，上礼照，又意前礼照派取里很
的斜下而开翻奈木靠刃而所替立意收零零而，快跟基的们已吉带

躺在床上，我就从未听过有人踩在门外的石子路上。祖父母晚上从不出门，也没有人来拜访。直到我在他们那儿度过了几年暑假之后才发现，原来他们晚上在干活儿。

一开始我根本就没去想，他们到底靠什么生活。我只知道，他们不像我母亲那么早出晚归地辛苦挣钱。我也发现，我们吃的很多东西，尽管不是全部，都是在花园里种出来的。我甚至还知道什么叫做退休金。但奇怪的是，我却从来听不到祖父母为此唉声叹气，在德国的時候，无论是出去购物还是在住宅的走廊里，我经常能听到上年纪的人为自己的退休金哀叹。祖父母对于我来说，根本就不像退休的人，我完全无法想象他们的经济状况究竟如何。

到我祖父过世的时候，他留下一本回忆录。从中我才知道他的原籍是哪里，一生中都做了些什么，他又是靠什么生活。和我一起散步和徒步旅行的时候，他是多么喜欢讲故事啊，但是他很少说自己的事，他要是再多告诉我一些就好了。

他应该告诉我他在美国的故事。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在一次山体滑坡之后，曾祖父的小屋和花园成了一片废墟，于是他就像村里的很多其他人一样，带着老婆和四个孩子前往美国。孩子们应该都变成了美国好小伙儿。坐火车到巴塞尔，再坐船到科隆，转火车、船和汽车到汉堡，再到纽约，诺克斯维尔，汉兹伯若弗——祖父的

回忆录里描述了科隆大教堂的雄伟、吕纳堡的荒原、平静与狂暴的大海、自由女神像的问候以及在美国与亲戚的重聚,其中有些人是早就移民来美国的,有些是过来家属团聚的,还有些是离婚的。祖父的两个同胞兄弟在汉兹伯若弗去世,一个铁石心肠的亲戚居然不允许把他们葬在他家的墓地,只能在墓地旁下葬——我终于了解祖母卧房里那张照片的意义,照片上,在一个由精巧美观的铸铁栅栏围成并带有石门的墓地外,孤零零地矗立着两座仅靠木条隔开的可怜的小坟。

那些来到美国的人生活得不错,但是他们并不幸福。思乡这种病,足可以要了他们的命。祖父的回忆录里写到,经常可以在村庄的教堂里听到,或者在教区记事录里看到,在威斯康星州,或是田纳西州或是俄勒冈州的某某人因为思乡病郁郁而终。他们当初来的总共六人在美国生活了五年之后,只剩下四个,于是他们带着村里的木匠替他们打好的大箱子,又踏上回乡之路。

祖父其实还应该告诉我有关意大利和法国的故事。他在纺织厂和纺纱厂当完学徒之后,曾在都灵和巴黎工作过不少年头。他的回忆录里展示了他在游览景点时是如何的兴奋,又是如何了解这个国家,认识那儿的人,还有在皮埃蒙特大区^①的工人工资是如何的微薄,居住条件如何的简陋,他们又是多么的迷信,在法国爆发的天主教和宗教分离主义的冲突以及民族主义势力在法国的逐渐壮大。回忆录里还记述着乡愁是如何折磨着我的祖父。他接手一个瑞士纺纱厂的管理工作,成婚并建立新的家庭,在瑞士博登湖旁买了幢房子——终于他不再违背自己天性地一个人生活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夜,他换到了一家德国的纺纱厂当厂

^① 皮埃蒙特是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大区,是意大利重要的酿酒区,大区首府为都灵。

长,当然他是不会放弃故乡的。一战结束后发生了疯狂的通货膨胀,他在德国的工资在瑞士一文不值,在此之前他都经常来往于两个国家之间。他试图每次一拿到工资就利用它剩下的价值去买些东西,直到今天我还有一条他买的很沉的棉被,其实这是他从一个解散了的德国骑兵野战医院搞来的,被子还很结实耐用。不过由于战争的关系,健康有力的妇女都被要求去生育,自然也就没人来缝制粗羊毛毯了,因此祖父后来又回到瑞士,继续当他的纺纱厂厂长。

祖父对德国人依然很忠诚,他总是帮助在国外的德国人改变他们的命运——也许他是想着,他们一定思乡心切,就像他当年一样。每次祖母做饭的时候,他都会来帮她,他的任务就是把装着洗过的新鲜蔬菜的球状金属网篮拿到门口,把水沥干。有时候,他一去门外就好长时间不回来,祖母派我去看看他,然后我发现他站在门前,出神地看着那些他甩出去之后落在门前石板上的水珠。“怎么了,爷爷?”水珠让他想起了那些在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德国人。

祖父母共同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的流感大爆发和疯狂的通货膨胀。祖父在瑞士的纺纱厂经营得很成功,申报了两项专利,并转手将其高价卖出,之后他们就有了儿子,也就是我父亲。在那以后的回忆录里面,就会偶尔贴上张照片:我父亲戴着用纸折的小帽,骑着小孩儿常玩的木马头,全家在花房的桌边;我父亲穿着校服戴着领带,这是他第一天上中学;全家骑在自行车上,一脚踩在踏板上,一脚搁在地下,好像随时准备出发。

有几张照片就那么夹在回忆录里。我祖父当学生时的照片,新婚的照片,退休的照片和过世前几年的照片。他看起来总是那么严肃忧伤,迷失在自我里,好像他眼里没有其他人。在最后一张照片上,他那布满皱纹的脸和并无岁月痕迹的脖子从敞开的衬衫领子里露出来,就好像乌龟把自己的头从壳里伸出来;他的眼神带着些惊